

人集

六十一番

君道

太上皇

皇太后

皇后

皇太子

太子妃

誕聖

皇太孫

親王

公主

駙馬

外戚

臣道

總敘

君道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禮記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余一人踐祚臨

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於諸侯畛於鬼神巡狩

侯之國必使祝史致祭鬼神畛猶甞畛之相接曰有天王王某甫

老子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

不足焉有不信猶多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聖人之在

天下懔懔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

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

不欲碌碌如王落落如石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

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



成器長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左宗伯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  
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

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  
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  
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撲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惟以無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者

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  
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  
泰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  
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小國  
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  
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

列子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為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



慎爾行將有隨之是以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  
 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  
 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  
 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  
 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  
 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者未之有也三極篇聖人之治天下  
 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  
 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  
 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  
 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  
 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  
 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  
 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  
 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  
 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  
 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莊子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技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

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

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

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淮南子云抱德煬和  
 而萬物雜累焉孰肯



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

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

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

偽故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

而可乎鵠冠子度萬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相使於既而不

盡其愛相驅於成而不索其實虛名相高精白為黑馳驅索禰開門避禍賢良為笑愚劣為國

文子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

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

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

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

者欺愚勇者慢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

立天子以齊一之

左傳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謂其不疾疫蠹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

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

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

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

有成



師曠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世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

**家語**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吾以王言之曰

道之二云遠曷云能來子 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管子桓公問**云勿劊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

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故效而為之名曰噴室之議人有非上之所過者謂正士納於噴室之議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錯國於不傾之

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 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

於四時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脩長在



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

爭譽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

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

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身不善之患母患人莫

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

過為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

矣故先王畏民 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

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櫛故繩可得料也羿有

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

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於既善所以

感之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

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

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

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

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

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而

君一月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

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

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

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

立早



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母蔽汝惡母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鄧析子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齊策顏觸曰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倨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成虛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秦策曰夫賢人奉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廟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燕策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比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眇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鈎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鄰歌者捨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屢問乃不朝番吾君謂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允君悅乃曰歌者之田且止

楚策曰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大君能之

素書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德所以禳禍省酒戒色所以



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擗擗梗梗有所持而不可搖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墨子莫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共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物羊豢犬豬潔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之食之天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其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呂覽姦生之者天地能養天地之所生而勿撻之者謂之天子天子以全天為政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脩兵者以禦寇也脩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脩之矣

荆文王曰莫譖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殺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殺爵之五大夫



申侯伯善養吾志吾所欲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  
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是  
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於上世也

韓非子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  
精故去泰去甚身乃無害權不欲見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  
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旣藏道  
陰見陽左右旣立開門而當

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電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  
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  
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  
類而察一市之患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

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  
教游言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反將行去樂池而公孫  
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  
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  
買胥靡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

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  
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厚賞之使人爲責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也

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  
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  
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



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伎姦邪無所依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  
直湊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曰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荀子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視聽者近而所聞見者  
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  
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  
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  
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 聖人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

息節泰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故曰欲觀聖王之跡  
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  
道上古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

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

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  
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  
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君人者欲安則

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  
尚賢使能矣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

合天下而居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  
養萬民無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故其智慮足以治之  
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  
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  
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



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周禮膳夫之職必品嘗食乃食

所以謹其節必信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孽所以養其德

者何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

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省工賈農夫禁器械除奸邪

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

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受官皆使其

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

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彫

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

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

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故主道利明不

利幽利宣孔子觀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子路曰持滿有道乎曰聰明聖智守

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

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淮南子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

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

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光

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

無所逆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

動一度而不挫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

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

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



大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  
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乎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  
物其言畧而順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  
飾當此之時玄元至矜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  
流黃出而朱草生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  
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  
也

史記始皇禪梁父刻所立石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  
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  
周覽東極從臣思述本原事業祇頌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  
皆有法式大義昭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遠達近畢理  
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恪遵職事昭格內外靡不清淨  
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司馬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蓬湧源泉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  
布霧散上暢九垓下坳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焮逝邇狹游原遐澗泳沫首惡爵沒闇昧昭晰昆虫閭悻回  
首面內然後園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  
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  
靈囿賓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徵臻茲猶以為德  
薄不敢道封禪蓋周羅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而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

賈新書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



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而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歟政謂此國素亡也湯曰學聖人之道者譬如其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室也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師尚父曰天下墻墻一人有之天下藜藜一人理之夫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聘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丁夏曰黃帝學於大真顓頊學於祿圖帝學於

于赤松子堯學於尹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太公周公學於甯叔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君



之務也尸子貢問古者黃帝有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揚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祭也晏也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 或問為政有

幾何曰思歎或問思歎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歎矣夫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曰魯不用儒也昔

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相相往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齊得夷吾

而霸仲尼曰小器請闕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或曰為政先後教曰嗚呼天先秋

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雉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謹晝班固曰上聖卓然先行啟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謂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典引陛下仰監唐典中述

臣衡曰竊願陛下雖聖

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祖制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蒸黎懷保鯨  
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  
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朱文皓質於郊升黃輝米鱗於沼甘  
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漢武帝詔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  
也朕夙興夜寐稽參政事祈進民心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鹽鐵論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此  
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  
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食溫飽而不靡器質朴  
牢而致用馬足以易走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  
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遊佚之觀行即負羸止作

鋤耘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  
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至  
今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暮殺女  
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  
絲匹庶釋飯肉食無而為有貧而強夸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  
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耻而少  
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

嚴安傳聞鄒子曰政教之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  
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  
財用侈靡車馬衣裘官室皆競於脩飾調五音使有節奏雜五  
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



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恭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白虎通曰伏羲通天地人以治下下伏而化之謂神農者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者黃中和之色也始作制度得其中和顓者專也項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學者極也言能施行窮極道德也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衆聖之王百王之長舜猶舜舜也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蔡邕獨斷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鈞命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駕或稱帝王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

孫綽子道一者帝德克者王依仁伏羲者霸無為而治者道也為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

文中子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學也 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



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五行不相冷

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無效

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政猛寧若恩法速寧

若緩獄繁寧若簡臣王之際其循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

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

而識矣

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

脩策迥馭長羅遠駕昭治亂于未然筭成敗于無兆

衍義補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對曰玄宗即

位得宋璟姚崇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常手寫尚書無

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后巧暗乃代以山水圖

稍怠於左右不復箴規奸臣日用事以至於敗

唐語林玄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言甚明辨上極歡長人人

許小客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覲斗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

歡爲覲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玉谿編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遊于避風臺

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自我居震旦翊衛類變契元祖同一

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下令俚柔洽獻驟弄棟來其

國謂天子爲震旦詞臣爲清平官謂朕曰元卿曰昶百姓俚柔

也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



才為先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

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

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君貴明不貴

察臣貴正不貴權

論治者貴識體

脩身齊家以至平

天下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

天下之務治之法也

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

養遂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

聖人

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自

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者既安之矣然後為

可久可繼之治

生民之道以教為本古者自家黨遠至於

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

也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刑罰

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

四海之利病係於

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

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

在乎朝廷而已

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也高

宗得傳說而命之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

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

王道如砥本乎人

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

不可入於堯舜之道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是以養之備 天下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古先聖王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未嘗有須臾之怠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外及內自微至著精粹純白而其遺風餘烈猶可為後世法程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要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備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講學所以明理而道之於前定計

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於此矣 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以正心為

本而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所謂學者則有邪正之別焉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如此 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云中而必繼之曰無稽

之言勿聽云終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云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云動既告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云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

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切要處者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



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儆戒不喜  
道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 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

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  
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 天下國

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若夫治軍省賦以為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其心術必立紀綱  
而已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

然後體統正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

四海之廣善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  
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  
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

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  
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正  
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

聖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  
成之以禮樂莫非因其固有者而明之是以其教易明其化易  
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  
之澤所以為盛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

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  
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  
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恐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  
若夫三代之學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



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治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人君既正

心誠意於堂陛之上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之士忠信

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人君不敢以一毫私意鑿其間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

古先聖王所以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

劉元城曰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人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 聖人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

天下之公議為主 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九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 人主所以鼓舞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

於賞罰 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身而御四海必清心以蒞之虛已以聽之

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不能罔矣 朝廷者四方之極極也非至仁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

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 人主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 事上輔助德業致大平 明君惟用

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

胡武夷曰人君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



屈 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 人主以天下  
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  
以私怨用刑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  
謂天之子 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 天下有

三大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君克以天下自任  
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 大業自  
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  
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  
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 天下之大幾有四幾之來也變  
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夫婦

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

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

里之遠親於衽席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

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

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

政之先務也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良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

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所以王者以

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

贊乾坤化育之功 養民惟恐不足世之所以治安

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

仁義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



之而不知愛三代仁義兼隆所以享國長久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張南軒曰人主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務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歌咏乎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專在乎此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慮則心有

不存者寡矣

美哉周家之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

后妃之賢助其君子焦勞於上以成風俗之美觀后妃則太上文武之德可知矣

為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

亦錯

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

處事當如持衡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魏鶴山曰人主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原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

三代聖王以敬為脩

身立政之本伊周召公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

惟學

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而以訪問夕以脩令夜而寢則又有鷄鳴之賢妃警戒相成此乃



憂勤之事勤勞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爲也稽周公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井田至易行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如大臣有據土千里者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舊所有其他量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

楊龜山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

但其意別耳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 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三宥然後致刑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許魯齋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 文景時天象數變然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恐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

太上皇

漢書高紀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



君也天子之父故稱曰皇不與國事故不曰帝史記秦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文粹憲宗上順宗冊文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  
 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強名之  
 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  
 簡冊攸著渙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謁伏唯太上  
 皇帝陛下道繼玄無業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  
 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

汪藻上道君冊文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

某甲子皇帝臣御名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

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矧脫屣萬乘糝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  
 倫表欲贊之美孰為端倪恭唯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德業淳各

萬物欣樂迺委神器褰裳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殊之他得  
 全以所覆界之冲人方且高蹈珠庭怡神秘錄泯雷聲於淵默  
 凝泰定之天光謹奉玉寶上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  
 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為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憇華胥訪廣成  
 而追大隗玩其清淨福我邦家臣誠欣誠躍頓首謹言

王堂雜記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文稱嗣皇帝靖康  
 上教主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已命汪彥章藻代作冊文會有  
 疆事不及行禮紹興三十二年初上德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  
 帝乾道六年上既表乞加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  
 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顏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  
 皇帝况親奉表德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



某思建炎以後遇節朔遥拜徽宗表是時翰苑多名士必不誤用乃督吏按舊牘明日果得表本一冊止稱皇帝又按韓文順宗實錄載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亦稱皇帝臣此最可據其議遂定

憲章錄

洪武三年詔翰林學士魏觀自今大廟祀文止稱孝

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

皇太后

漢書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太皇后祖母稱太皇太后

漢官儀帝

祖母稱長樂宮  
帝母稱長信宮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云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欲率下也但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

蔡邕謚議漢世母后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沂公筆談垂簾聽政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傳命中言樞密院平決之王沂公會時判禮儀院乃采用蔡邕獨斷所編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

澠水燕談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薛簡肅公立朝蹇諤不容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



報罷

集卷三

七

四百八十二

古今詩話元豐初王仲效王建宮體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

壽宮中未五更天子奉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太

后幸景靈宮駕前露而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靈宮紫府仙童

下九重整頓玲瓏時住馬畫工暗地貌真容

老學庵大母祖母也猶謂祖為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為

大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為大母皆謂帝之祖母

趙汝談賀皇太后受冊表穆卜靈辰肇膺顯冊黃圖同慶瑤牒

增輝中賀伏以元氣之母為太冲三才所宗曰太極蓋皇者辭

之所謂大而太者德之茂以加世莫隆焉疇克稱此共惟陛下

輔佐先帝保入王家昔主饋在中已有求賢審官之志今御簾

于外復當託孤寄命之權宜考典章之存式崇位號之冠

賀垂簾表恭惟本朝之隆最得外戚之助明肅之撫育仁祖光

獻之擁佑英皇元祐有召彼故老之功建中有復子明辟之燬

顯仁撥亂而反正慈烈轉危而獲安倬為閔規著在信史

孤樹哀談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張太皇太后

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

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

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

見也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

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

集卷三

四百九十二



為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  
 貽 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  
 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為請  
 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  
 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太后駕  
 起詔 賜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  
 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  
 統某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稱病不久  
 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為之

皇后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  
 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  
 義也

書太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  
 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太師奏鷄鳴於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  
 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少師奏質明於階下然後夫人  
 入庭立君出朝

杜欽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采求窈窕  
 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姒雖缺不復補所以重壽美爭  
 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虞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漢書孝武班婕妤居增成舍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傳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趙李得幸婕妤退處東宮作賦以自傷云陳女圖以鏡監身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閼之為鄒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

揚雄作元后表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注春秋沙麓崩元城建公曰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鸞嚙白石大如指墜后積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

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玉筥中謂為天璽也

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蕃衍以椒和泥塗壁取温芳除惡

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哀帝召董賢女弟為昭儀位次

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西京雜記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為昭儀在昭陽殿

后辭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成帝謂合德為温柔鄉曰吾老是鄉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詩疏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

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

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

當就孕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今云戒指手記

東觀記明帝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



也遂立為后

注長秋后所居宮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景帝所名大長秋

范曄皇后紀論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

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所以閨

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刺宣后晏起姜氏

請愆秦并天下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謂皇后妾美人良人七漢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興因循其號自武元之後乃至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武帝置婕妤娥容

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為十四又有無涓共和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光武中興六宮稱

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

女三等竝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

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

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

登御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

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

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

后

四帝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

莫不定策帷幃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終於陵失大運

淪亡神寶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

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

夫人也孝公遊於瑯琊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

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

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也



習女工用書為學作博士邪后言古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幼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明帝耽內寵婦官秩名擬百官之數選女子知書可付託者

六人以為女尚書漢書云宴專席寵專房五代史云梁故將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兒羞

晉書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

拾遺記先主甘后體貌特異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

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雲河南獻王人高三尺乃取玉人

置后側書則講說軍謀久則擁后而玩玉后與玉人潔白齊潤

觀者殆相亂惑

古今註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

西人日夕在側瓊樹乃置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

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服一時冠絕

鷄石集云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來妙於鍼工雖處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縵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

張華文史箴婦德尚柔含章貞一婉婉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

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吝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

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豈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懼不可以瀆寵不可

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

南史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帝大起芳樂諸殿又別為妃



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匝殿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窓間畫畫神仙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元帝徐妃諱昭佩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日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唐書太宗長孫皇后少好讀書正位中宮務崇節儉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聞上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此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武后進號天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

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

獨異志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雌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

與儀死武后時母鄭方姪夢巨人昇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

夢云王銍默記京兆李植初約婚曹彬女孫娶入門見鬼神千萬在門踰牆避之曹即還仁宗聘入宮為后即慈聖光獻

宋初后妃傳序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容昭儀昭媛脩容脩儀脩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



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

隋書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帝之璽金螭玉紐皇后有金璽盤螭紐文曰皇后之璽

古今詩話孟蜀王時花蓋夫人能詩王平甫於館中衍七言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詩云厨船進食簇時新殊厭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又月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着唱着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宋史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驚黑醫一目太后擇配理宗未定會元夕有鵲巢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忽病疹膚脫瑩

白如玉及醫藥去目醫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帝理遇之晉書恭成

杜皇后必有姿色長猶無齒永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夕一夜齒盡生

皇子皇太子妃附

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意於學之謂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楚語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  
 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  
 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  
 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  
 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  
 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定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左傳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師之群望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曰當壁而拜埋壁於大室之庭再拜  
 皆壓紐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  
 考之靈王肘焉子于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晉侯使太子申生以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  
 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太子居以監國  
 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

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不  
 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宜也  
 父在時皆知之

賈誼治安策古之王者太子乃立國舉以禮使士負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故提孩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

言文王生

賢立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大學丞師知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

宮教之語

說苑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謂大夫曰立少君使使知廢與雍穆羸抱太子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穆羸之壯難乃至矣

漢書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

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樵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樵山始作樂風孝敬皇帝弘龍朔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書不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正影卷

之山南望幼海郭璞註即少海言太子乃少海衍其流也

言文王生

神異經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宮以五色青石為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

男之宮武后有青宮要記章懷有青宮要錄顏延年詩正體

者東方文選注太子所居稱東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百虎通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云王世子會於首止



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於舟是也或曰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成因之大上獨斷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教之語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諸侯總名諸侯王使知廢與

古今注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

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揚萬里壽皇出雷初震天昇日

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晉東宮舊事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有牝

幢一鹵簿有黃麾太子大小會庭設三箱樂舞六佾納妃四皇

車羽葆前後部鼓吹有織成袞帶白玉佩步搖一具九鈿函盛

之

沈約表貳禮宸極守器宗桃韻林云中宸天地交會之際儀宸

太子居也頌延年詩帝體麗明宸儀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周王褒皇太子箴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誰軍權

聞令望聞詩聞禮從日撫軍守日監國秋坊通慶言文王生

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為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廻護賢立

廣弘明集七月七日皇太子會於玄圃園宣猷堂有令賦

尼詩云置酒宣猷庭擊鐘靈沼濱霑恩洽明兩遭德會陽春晉

安王啓云殿下體高玄願養道春禁牢籠玄圃涉獵義河

白帖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



唐書高祖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后為定世民以淮南王神通有功給曰數十頃張婕妤好求之手教與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

崔神慶為庶子時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寧教之語書崔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此為使知廢與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元良此言太子元良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元良

來徵召皆用王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則天甚然此言防萌之慮則天甚然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兩左者進內右者附外

宋史寇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女中宮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揮塵錄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今時訪求宗室伯

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官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

癯迺留肥而遣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出思陵忽云更

子細觀迺令二人叉手竝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

曰猫偶然而過何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此言任重

肥者癯乃阜陵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此言伯浩後終於温州

憲章錄洪武時鄭相同言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此言惟

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吳沉等奏東宮國之大

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稱臣如故

晉書武帝為太子謀婚久不決上欲要娶衛瑾女楊后欲要賈

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女種賢而多



子端正而長白賈家女種姤而少子醜惡而短黑後賈亂政  
劉曜寇洛陽愍太子妃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  
則死終不為賊婦乃遇害

類聚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給織成錦帶白玉佩四望車刃上

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絲杯文綺曾教之語

文綺袴五子傳納史良娣常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仗知廢與

胡元範詩帝子威儀絕儲妃禮慶優登鼓陪禮記

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蜀騰觀溢皇州

裴守貞詩瑜珮升青殿瓊華降紫薇還如飛李發更似鳳凰飛

金屋貞離象瑤臺起髮微彩纓紛碧座續羽煥榆衣

誕聖

帝王世紀崇伯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世本志是謂脩己山

行見流星貫鼎夢接意感又吞神珠意以胃拆而生禹於石紐

洛書靈准聽禹首戴鈞鈴足文履已胸懷玉斗戴鈴謂有骨表如鈞鈴星

國語晉臣曰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

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書在不怒

詩疏太任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言文王生

而明聖君子謂能胎教大紀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賢立

未嘗倚坐未嘗居怒未嘗厲子

漢書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

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王鷄銜赤珠刻曰

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文帝母薄姬高祖召歌幸

五百廿五



之對曰昨暮夢青龍據妾背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為爾成之  
 一御而生帝 王夫人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  
 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  
 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杜詩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  
 金樓子光武父欽初為濟陽令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宮殿之欽  
 以令舍下濕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  
 有赤光照室中盡明如晝欽異之使卜者王長辟左右  
 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異於凡禾味異  
 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之瑞  
 東觀漢記光武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

晉書簡文帝無子令善相者以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李

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  
 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問而異  
 焉遂生孝武帝

符瑞志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夜甘露降  
 于哀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奴皇妣既殂養於舅氏

改為奇奴焉

南史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初生時於室  
 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

隋紀隋高祖母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  
 獻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  
 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忽頭生角皇妣大駭墜



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唐書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瀾漫數里上屬於

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明皇以降誕日燕

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改千秋

節為天長節百僚上壽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唯厚教進

千秋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玄宗賞異之肅宗以

景雲二年九月三日乙亥生于東宮之別殿初照室即位後

號天成地平節

吳皇后侍寢厭不寤肅宗呼之不解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

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

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決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

之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有若經而赤者存焉遂生代宗以

月十三日置天興節常表十月良月遠膺盈數之期後天奉

天近和下元之曆德宗以孟月十四日生不置節順

宗以正月二十日生號聖壽節憲宗二月誕降不置節

穆宗七月六月誕降尚書左丞章綬奏誕日百官詣光順門

先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帝納之其後竟以降賀禮無

所據罷文宗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是日於官奉迎太

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羣臣請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

壽武宗六月十一日生號慶陽節宣宗六月二十二

日生壽昌節懿宗十月十四日生延慶節信宗五月

八日生應天節昭宗三月二十二日生嘉會節哀帝



九月初三日生乾和節

唐莊宗以天啓元年十月癸亥生于晉陽宮為萬壽節

明

宗九月九日生應聖節

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為天和節

少帝六月二十一日

生啓聖節

漢高祖二月四日生聖壽節

隱帝三月初九日生嘉慶節

周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百僚上表鰈水鷄林堯雲而獻祝

桓圭穀璧趨禹會而駿奔請奉是日為天清節

宋書唐明帝每夕於宮中祝天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丁亥

二月十六日宋太祖生於夾馬營初大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

孕生之夕神光照室胞如菡萏金被金色三日不變異香襁郁

經日不散人因號其地為香孩兒營群臣請以是日為長春節

太宗母杜氏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遂生帝於浚儀

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間巷聞有異香時晉天福四年十月

十七日甲辰也為乾明節淳化元年改壽寧節 元德皇后

李氏夢以裙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貞宗於開封府第赤光

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宇至道三年即位八月以生日為承天

節 仁宗母李氏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

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

四月十四日生仁宗而幼年每穿履屨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

中皆呼為赤腳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為乾元節 英宗

濮王允讓子也天聖十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赤光滿室宰



臣請為壽聖節詔答曰赤制告圖肇承題序青熒動陸俯協誕  
期卿等緣華封之素祝建壽聖之嘉名是用依允  
神宗慶

曆八年四月十日生于漢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為同天節  
武夷志當神宗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指武夷

君像曰歲在戊子降為人主又指魏王像曰三十有八載當繼  
世御極撫平四海後其語皆驗

方輿勝覽宋建守陳覺民過武夷山詩昇真洞接天門靈草  
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真宗神宗

哲宗皆武夷仙真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  
哲宗十二月  
八日生為興隆節  
徽宗以十月十日生為天寧節  
欽

宗四月十三日乾龍節  
高宗帝后生也徽宗夢吳越王引  
御衣云我好來朝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夢覺與鄭后言朕

夜來被錢王乞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帝妃生子及建炎  
渡江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以五月二十一

日為天中節  
孝宗太祖七世孫也父秀王母張氏夢府君  
擁一赤羊來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娘以建炎元年十月二

十二日生于秀州青杉牖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紹興三  
十二年受禪八月以生日為會慶節  
光宗以九月四日為

重明節  
寧宗以十月十九日為瑞慶節  
理宗以正月  
五日為天基節  
周必大天中節賀表天生民而立之君茂

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載夙之期  
中賀  
恭惟陛下  
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當樞



電之呈祥舉華夷而賴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  
靜恬淡而無爲方成統於萬歲臣猥司外闈阻造近班使壽使  
富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皇太孫

唐書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昭爲皇太孫將置府僚高宗召  
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  
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  
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  
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皇太孫使  
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  
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

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  
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  
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  
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傳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  
椽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

周必大賀生皇孫表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  
而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慶均五殿喜浹萬邦中賀臣聞瓊幹  
分輝率由於本固銀潢演濶蓋自於源深恭惟 陛下道極  
際蟠心游冲淡縣本支于百世延壽考於萬年仙李盤根笑唐  
基之未大荷蘭奕葉掩漢事於有光

趙端彥壽皇孫詩前星炳耀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



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本支茂發旦復旦典學熙明新又  
新喜入威顏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皇子青蓋車皇孫駕祿蓋車並駕三左右駢  
揚萬里接武前星耀依光太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茁蘭孫皇太

子太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

親王

周禮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小伯宗以三族之別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  
士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  
左傳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  
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國之

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魏王問表分枝若木疏派天潢

襄王伐鄭富辰諫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

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



家語孔子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旅焚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以時庸展親

三輔黃圖孝王文帝子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球禽怪獸畢有王日與

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水經注與司馬相如之徒遊於平臺之上齊隨郡王子隆居序云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

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其

學舉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景十三王河間賢明禮

樂是修為漢宗英贊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沈約章開詩西楚好禮且河前傳楚

元王交與魯穆生申公白公受詩於淳丘伯武帝時趙王彭祖所幸淳姬生男

號淳子時淳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可矣立為

趙王

長沙定王傳應邵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衣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

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陵益焉劉向曰臣幸託肺腑身為宗室遺老歷事

主五

本傳東平王蒼光武子也好經書美須髯腰帶十圍永平中朝京師還國明帝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瞻望永懷誦及采菽



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又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

特令賈逵為之訓詁

魏書彭城王勰雅好屬文撰自古帝王賢達及魏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畧

章帝友愛諸王篤于親親有司奏遣東平王蒼歸國手詔蒼曰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欲署大

鴻臚奏不忍下筆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倉悉心以對

北海敬王睦齊王縯孫也少好學博通書傳能屬文又善史書當

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北魏書任城王澄少而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李冲

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后為中書令蕭順

使庾莊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

任城以武著稱今之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齊史武陵王曄多才藝而疎倖無寵常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

太祖笑曰肉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

初學記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

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

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

國公

唐書王元軌高祖子也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

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卿

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後在徐州唯與

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







國彰皇少子高義近未受封仁宗十子宣宗位鄭靖王瞻土鳳

翔移越靖王瞻庸國衢州未除斬獻王瞻未國無子襄獻王瞻善國長

少移荆憲王瞻剛國建昌淮靖王瞻與國韶州滕懷王瞻豈國

襄陽荆憲王瞻土移斬州無子除衛恭王瞻延國懷慶宣宗二子

南未行梁莊王瞻土無子除衛恭王瞻延國懷慶宣宗二子

英景俱英宗七子憲宗位德莊王見濟國南許悼王見淳

即位未之國秀懷王見對國汝寧吉簡王見凌國長忻穆王見台未

無子除徽莊王見市國鈞州曾孫憲宗十四子未名長子及孝

子國無徽莊王見市國鈞州曾孫憲宗十四子未名長子及孝

宗位悼恭太子祐極木興王諱國安陸後岐惠王祐俞國德安益

端王祐檟國建衡恭王祐軍國青雍靖王祐需國衡州壽王祐

藩國保寧移德汝王祐享國衛輝涇簡王祐輝國沂州榮莊王

木安無子除祐區國常申懿王祐皆國欽州未孝宗二子武宗位蔚悼

王厚帝未之國睿宗即興岳懷王未名薨世宗八子穆宗

位哀冲太子載壤莊敬太子載景恭王載圳國德安穎蕩王

載樹威懷王載謝薊哀王載墳均思王載峒俱天穆宗四子

公主今上憲懷太子翊靖悼翊俱天潞王翊國衛

高紀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

同姓者主之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侯即自主

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漢制

為長公主帝姑後書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

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

羅



**述異記** 公主山在華山中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辭奔於此峯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隻朱履傳曰公主既於山中得道駙馬王咸聞追之不及故留一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峰記 晉永嘉亂既已渡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為民家妻常快快不悅有故鄉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至今巋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館

**宋記** 山陰公主孝武女也適何戢景和中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注面貌賢

美者 帝召褚淵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

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髮髻如戟何無

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嫉之江敷嘗尚孝武女上乃使人

為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嫁賴門寒族本

隔天姻顧審輜蔽伏用憂惶如王敦懾氣桓溫飲威貞長佯愚

以求免于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

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濛叟殷冲幾不

免於疆鉏宣平侯張敷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唐書** 太宗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

不婦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遵禮法吾受公主拜謁豈為身

榮成國家之美耳是後公主始行婦禮高宗記衡山公主侯表



異成婚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適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婚上從之

睿宗景雲元年以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云為天皇太后之福為造觀改號金仙玉真公主官或作冠

南部新書高祖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即柴紹之妻也

宋書徽宗時以公主為帝姬

駙馬

漢書武帝初置駙馬都尉秩比二千石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駙馬一曰駙近也掌御馬歷兩漢皆宗室及外戚任之

後魏書馮誕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

妹樂安公主升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卧又云劉景尚武邑公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又薨更尚平

陽長公主及景終與三公主同塋野記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

琥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

西寧

唐書文宗開成二年杜悰為工部尚書為岐陽公主服日內久

未謝恩戶部侍郎李珣奏駙馬為公主行服三年所以士族不

願為國戚帝大駭即日詔令行服杖期永為制定文宗性

儉素駙馬常處仁着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



尚如此中服須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宋史哲宗時文彥博子及甫抵書邢恕曰濟之以粉昆必欲以  
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注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  
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外戚

詩序高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諸侯褒賞申伯馬周邦咸  
喜或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漢書臨泗侯呂公以漢王后父賜號漢元年始封高后追尊曰

宣王

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

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不見衛青子夫霸天下

宣帝地節四年封外

祖母為博平君

後漢書光武召陰貴人弟就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辭曰臣未有

先登陷陣之功一家並蒙爵令天下舐望貴人問其故曰外戚

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睥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侈益為觀聽所譏

東觀漢記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

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陰

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曰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

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祿位之家貴富重疊

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門安

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不安坐席而欲先營外家

之封違慈母之奉孝者乎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

褒異又不錄其勤勞母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

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明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

搆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不軌者更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

崔駰以書戒竇憲曰

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

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唐書竇氏自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

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與臣復以姻

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寧我耶關東人與崔盧

昏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臣道

禮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

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

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

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

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

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國語臧文仲請如齊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

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

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曾圭與磬如齊告羅

季文子相宣



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  
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視不  
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  
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  
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  
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便爲上大夫 寺人勃鞞求見  
文公辭焉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故入猶未之知又將出矣事  
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爲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  
終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  
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

明王管仲賊栢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栢  
鉤鉤近於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今名今君之德字何不寬  
裕也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

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  
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  
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  
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  
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  
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 史黯對趙簡子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  
而納之道之以行文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



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鄆鄆公之弟懷將殺王鄆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

則讎也見讎不殺非人也鄆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內外行不為

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

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

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

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

顧矣鄆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鄆懷子西諫君有二臣或可

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左傳崔杼之難晏子立於崔氏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

非其私暱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子木問

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康王曰尚矣

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子產之為政也

擇能而使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



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  
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受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  
侯是以鮮有敗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退而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 魏絳曰昔周辛申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  
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野忘其國恤而思其麇

不懲乎於時晉侯好田故及之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諫二曰諛諫三曰  
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  
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  
恕也士能明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子貢曰子從父命

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  
臣七人則王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以百  
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  
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



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管子桓公入魯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曰何懼吾不  
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令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  
右雖然殺吾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  
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  
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  
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相之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莊子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戒之慎之正汝身  
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  
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韓非子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擅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  
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  
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  
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王道衰也故諸  
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主  
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  
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

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昔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

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



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二曰在旁優笑侏儒左右

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

也三曰父兄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四曰養殃人主樂

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求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

亂其心從其所欲五曰民萌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說六

曰流行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布於聽論易移辨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功文之言流

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七曰威強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為人臣者繫帶劍之容養

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八曰四方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

強兵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

其君使之恐懼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察焉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為圍池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已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秦策范雎曰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輿瓢必裂今秦國璽陽用之

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燕策客曰燕郭之間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聞也所謂桑雍者便嬖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輝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魏策惠施曰小事也謂可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為不可不知是其可也

也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



幼王者失其半者也

衛策復塗偵謂靈公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奔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也趙策武靈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

齊策威王使章子將兵擊秦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聽如是者三頃間言齊兵大勝左右問故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父殺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塋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塋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未命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塋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

楚辭宋玉曰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躕而遠去鳧雁皆喑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園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語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



不下鳥獸猶知衰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  
鳳亦不貪饑而求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

荀子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  
事荒若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無覆之蕪炤之以觀其盛

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  
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効於君當則可不當

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莊云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持寵處

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  
噤主尊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踈遠之  
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信而不  
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

然後受福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  
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

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然有千歲之固何也曰援夫千  
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千歲之信士為之也人無百歲之壽  
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  
信士矣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  
取予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  
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  
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  
不調和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  
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



而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

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君有過謀過事終危國家殞社稷之

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

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北智同力率群臣百

吏而相與疆曰橋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

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君之義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佛

故諫爭輔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

問為將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

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

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

明者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

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

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

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及知說行而

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

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

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



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  
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經省其辭  
則不知而屈之沆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  
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  
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  
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  
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  
其辨智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  
既握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  
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  
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  
可使處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敬謀無壙  
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  
陸賈新語懷道者需世抱璞者待工道爲智者說馬爲御者良  
賢爲聖者用辨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  
淮南子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  
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



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賈誼新書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砥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主上遇其大

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頓頓無耻盡節亡節庶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人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無耻俱

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厲寵

臣之節也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

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偕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與托不御之權寄五尺之孤此勵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

史記趙世家肥義曰昔者主父以上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



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  
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  
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  
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  
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  
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  
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  
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美豈可使吾君有魏  
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

**韓非傳**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  
淳于髡曰循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子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  
能傳合號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淳于髡曰狐  
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謹請擇君子毋  
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  
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謹請修法律以督姦吏  
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  
用力曰功以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夏官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

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衛青傳不斬蘇建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且歸天子天子曰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說苑刑荆贖使晉反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夫子死之不亦難乎贖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遂列於車上

趙襄子見圍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賞一人天下人臣莫

敢失君臣之禮矣

楚莊王時太子車左茅門之內少師慶

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國之寶臣也

世說五官郎將魏文帝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

往曹公徵使人問之原答曰吾聞國危不事統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伊尹對湯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漢書何武言傳喜曰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騫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勇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



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

劉邵人物志曰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  
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  
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獻外明聖人淳  
耀能兼二美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  
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  
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 其爲人也質素平淡中獻外朗筋  
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  
違則偏雜之才也是故無德而至謂之中庸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一至謂之偏材一徵謂之依似一至一違謂之間雜 人

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  
威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凡此十二  
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與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  
不以事自任者也是故王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  
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威否之材師氏  
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  
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  
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張良體柔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  
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也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聖  
人者衆尤之尤也



范曄孔融論青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暮雲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學之高志真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圓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宦者論宦者四星在皇后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庸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禍

宋左傳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微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與

楚客盟矣公使往視之則信有焉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

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

北官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

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

懃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中興之初宦官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

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眾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



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八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非復掖庭永巷之役閹牖房閭之任也穀梁襄二十九年閹殺吳子餘祭閹門者也

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適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

子吳子近刑人也閹殺吳子餘祭仇之也

徵君集寵姬諫楚王曰寤口之言若美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

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

者恐耻而奮功是以明王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

晉書王敦親任温嶠嶠乃繆為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

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

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偽辭敦不許嶠

恐已既去而鳳於後聞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

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

辭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

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

何得便爾相讒易夬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注温嶠必欲為晉室去王敦其志

决矣方且為敦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為之宣力自君子不親者能無疑乎是獨行遇雨若濡有愠也終成其志功

在晋室何愠之有

文中子美哉周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

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



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唐書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上以其子李璣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

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曰卿當委曲彌縫之對曰顧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

卿何以策自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

李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欲及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

日義士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

泚見其首哭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

文粹牛僧儒曰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怒對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牛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破耳以揮之及鼯鼠食其角則

不知痛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自知也况其角乎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而

君不知也封疆之寇其蚊蚋乎君將鼓耳以揮之而忘其大也景公不悟竟坐司寇以法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呂東萊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問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勅飭此自君臣間

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君與注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憾擊撻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

結欲其解紆絜闇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疏曰驟



之不行也固也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實居虎門  
之左而詔王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  
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 周太  
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師氏之所獻必反覆  
細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

程子曰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  
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亦其次歟 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  
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而因其所明乃能入 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  
惡 尹和靖每赴經筵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講書  
置案上朝服再拜因答人曰必欲初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  
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

朱子曰大臣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以言仁義下不敢鄙其  
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  
功一日立乎其位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官則不敢立乎  
其位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夫  
宰相以下士爲功得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  
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此古君子所以戒尊主庇民之功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必須有箇開道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孔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梁大至以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也

問淵源錄折柳事朱子曰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涇養善端培植根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夫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上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張南軒曰伊尹云予弗克俾云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

某每登對必先自盟於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

真西山曰諸葛武侯事業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戒周公是也夫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所深願而憚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

為大臣者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已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



可稱宰相之度

許魯齋曰月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

大成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

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大聖大賢本末具備極

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動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

等亦豪傑之士 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

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

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

王槐野集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於眾也猶之治

絲馬人理一縷人司一染已而付之機工杼軸既成則貴人衣

之不曰某工之製但曰某貴人之衣錦也猶之乘馬馬伯樂曰

之王良御之造父馳之貴人乘馬而過於市市人曰貴人之馬

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

獲有富祿也猶之宴賓馬酒人奉觴饗人奉膳鼓瑟吹竽容心

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大匠為員必

以規為方必以矩方員既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

工也及宮室既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

總敘

通天地人曰王元命苞古人造字者三畫連其中謂之王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則天之義德象夫

地曰帝仁義所生曰王禮記君曰國之隆荀子君者國之隆人主

曰含天光感精天子之稱曰天家獨斷天子以曰太上淮南曰

大家土親近侍從官曰天辟京房曰官家蔣濟言三皇官天下

稱天子大家曰天辟易傳曰官家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之德故曰宅家資暇錄至尊以天曰鉅公郊祀志見一老父言

故曰鉅公曰縣官霍禹曰縣官非我君德曰龍德易以恭倡後

王曰恭先書作周王言曰綸綍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子所

至曰行在所獨斷又衣冠車馬帝位曰神器宋帝王之法則曰

王載王載有述處天位曰座玉床是類皇威曰震威四海警御極曰

握天鏡徐陵文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曰天序魏

文肆予一人祗承天序齊即即位曰總極聖總極居中宋詔位

御三極風曰踐祚唐類表踐寶祚握璽圖唐曰握樞宋九錫負

歸明曰膺錄陳紀惟王應期曰秉維陳蕃疏人君者攝天曰登

皇孔稚圭表陛下躡曆登皇乘曰恢綱賓戲云廓帝絃恢皇綱

曰宸居典引高皇二曰寶冊簡文頌寶冊威曰鼎玉海錄鼎玉

之也一致曰景業梁詔高長上曰天璣宋哀文用集寶曰天居蔡登

赫而曰宅中東京賦彼偏據而規曰步斗張說頌步斗握金

天子顏曰天暉南齊書廣延華宴必參末曰天歡文館記高宗

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天子論曰天誥沈約答閭情難

李喬對既陪天歡不敢不醉伏暉答伏奉淵旨頌祛群曰天識

詰遠流預同撫覲萬曰天情疑天情獨照如鑒玄覽曰天識

夜獲開十昏永曙天子容曰天儀簡文書天儀臨席辟容親天子

建安王天識昭天子儀仗曰藻衛

文曰睿藻曰天藻陸倕聖人閱其迷途爰奮天子儀仗曰藻衛

曰羽衛彙天子璽曰紫泥封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

書曰尺一漢制一尺一寸之高寫天子至尊曰介上君臨萬密

也介獨天子駕曰法從帝座曰鳳宸鳳宸臨花天子車曰屬車司

相如書犯屬車之清曰輦轂司馬遷傳侍繼以成之業曰繼成



五子傳陛下承明繼成

總纜聚眾曰統楫群元

天子出

入曰警趨

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趨百官執

禁中曰行內

君柄曰魁柄

梅福傳倒持太阿又授

天子出奔曰蒙塵

新崩未有定謚曰大行主弱曰孱王

天子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后官

曰主竅

人道之極曰太上皇

天子太皇太后皇后曰

三宮

太后朝曰東朝

曰東宮

曰中宮

皇后之稱曰小君

曰女君

又曰元妃

魏志帝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

后所居曰蘭殿

稱后德曰坤則

房樂韶理坤則

后

曰軒曜

后屋曰金屋

曰天母

曰瑤齋

稱后之尊曰天閨

曰天母

曰天下母

符彥卿女術者

曰

伯林

曰少海

曰

曰副主

曰結根天

苑

太子生日吹銅

太子拒善

曰著針

太子學曰東序

太子

曰博望苑

封諸王曰與茅土

太子

曰削桐珪

從賢王遊曰登仙

太子

相制曰磐石宗

曰與茅土

太子

曰貴主

曰天姬

公主

曰天姬

公主盛嫁曰毀垣

公主

曰貴主

曰天姬

公主

曰貴主

曰天姬

公主



歸紫宮郭正一詩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  
公主曰稱下官每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駙馬曰帝婿馬曰

國婿荀氏家傳荀美年十五擬國婿甚恭曰子婿禮張耳子教尚魯元公

皇親曰皇戚選近屬皇親曰近藩之

尊光武曰戚藩藝文社稷時艱則曰茂親陳伯書明德茂曰姻

臣宗室曰宗盟左周之宗盟曰寶胄曰金枝玉幹藝文曰宗老系

武帝封蕭琛為宗老曰宗臣表李冕內沉雅外





